

——嘉兴市作家协会 编——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

| 嘉兴卷 |

2013—2017

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（2013—2017）

嘉兴卷

嘉兴市作家协会 编

 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. 2013—2017. 嘉兴卷 / 嘉兴市作家协会编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213-08777-6

I. ①浙… II. ①嘉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-嘉兴 IV. ①I218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8662号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(2013—2017)·嘉兴卷

嘉兴市作家协会 编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 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 高辰旭

责任校对 杨帆 戴文英

封面设计 观止堂·未氓

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 22.75

字数 309千字

插页 2

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13-08777-6

定价 5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前言

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”文学最能反映一个时代、一个地区的变迁。浙江的发展、民众的心声，都能在文学中得到最形象、最生动、最活泼的体现。文学也是一座桥梁，因为它的存在，再遥远的距离也是咫尺，再曲折的道路也是通途，再陌生的人群也是朋友。

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，浙江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近五年来，浙江文学有了全方位的发展。首先，资深作家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，同时，一批青年作家，如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作家群体迅速崛起，已经成长为全国同类作家中的佼佼者。浙江文坛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、地域分布均衡的创作队伍。其次，新兴文学类型逐渐形成规模和特色，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，有效扩大了浙江文学与浙江作家的影响力。最后，在网络文学的创作、发展、引导和培育上，浙江异军突起，特色鲜明，积累了大量有效经验。浙江逐渐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，涌现出一大批网络文学名家和网络文学优秀作品。

2013年7月2日，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主席团，浙江文学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。为总结省八届作代会以来的浙江文学成就，省作协牵头汇编近五年来浙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丛书。本丛书按地市划分，共12卷。每卷又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等门类，总计400多万字规模。本丛书从作品征集、评审和遴选到编辑出版，历经近一年时间，是省作协和各地方作协通力合作、辛勤工作的结晶。

2013—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五年。在这五年中,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,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。这五年来,浙江文学随着中国文学一起茁壮成长,已充分彰显出鲜明的“浙味”风格并取得骄人的成绩。这五年来,文学“浙军”队伍不断壮大,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生力军。浙江文学的良性发展,离不开全国文学健康发展的大气候,同样,浙江文学的发展也在为中国文学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。

这五年来,浙江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在本丛书中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反映、展现和检阅,但也只是初步的。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,因篇幅所限无法收入。本丛书只是一个了解浙江近五年来文学发展的窗口。

回望过去的五年,全省作家们努力前行,自觉把艺术追求融入时代潮流,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,但离创作出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”还有一段距离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:“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,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”这是摆在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光荣使命和任务。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文学既关乎个人的内心,也是集体的事业,更是民族的事业。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,希望全省作家们为着这个目标继续奋斗,创作更多、更好的精彩华章。

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 臧 军

2018年7月2日于杭州

目 录

I 小说篇 001

留香堂 / 但 及 003

大师的爱情 / 昇 愚 017

我的眼里满是飞蚊 / 詹政伟 037

立秋之日 / 吴文君 055

状元坊 / 曹 琦 066

走着 / 王学海 088

秘 密 / 朱 个 100

水上漂 / 夏 烁 120

密林深处 / 草 白 135

忘年交 / 江丽华 151

乡村医生 / 吴伟剑 169

II 散文篇 183

嘉兴四章 / 黄亚洲 185

- 院士的乡愁 / 王福基 202
- 治大国若炒栗子 / 杨自强 206
- 南湖菱 / 朱 樵 210
- 一粒糖过酒 / 陆 明 213
- 军营过年别有味 / 吴顺荣 223
- 比高蛇 / 乐忆英 226
- 绮园:穿越时空的艺术 / 宋乐明 229
- 文风郁郁的乌镇 / 子 仪 234
- 七月野蛮 / 王加兵 242
- 活在雪域的记忆 / 沈 羽 246
- 搭载8000年的独木之舟 / 沈晔冰 251
- 上海医生 / 苦 李 254
- 老 树 / 津 渡 258
- 香 市 / 王士杰 262
- 嘉树生南国 / 徐玲芬 268
- 桂花的清香与樱花的忧伤 / 魏丽敏 273

Ⅲ 诗歌篇 279

- 伊甸的诗 / 伊 甸 281
- 张敏华的诗 / 张敏华 285
- 千叶的诗 / 千 叶 288
- 晓弦的诗 / 晓 弦 291
- 汉江的诗 / 汉 江 294

苏建平的诗 / 苏建平 297

尤佑的诗 / 尤 佑 299

叶心的诗 / 叶 心 301

白地的诗 / 白 地 303

张典的诗 / 张 典 305

小雅的诗 / 小 雅 307

冬箫的诗 / 冬 箫 309

李平的诗 / 李 平 312

沈宏的诗 / 沈 宏 314

陆勤方的诗 / 陆勤方 316

王小毛的诗 / 王小毛 319

邵洪海的诗 / 邵洪海 321

康涇的诗 / 康 涇 323

简儿的诗 / 简 儿 326

IV 文学评论篇 329

予心灵以欢悦与沉痛——读芦苇岸诗集《坐在自己面前》 / 尤 佑 331

木心的第一本书 / 夏春锦 340

说张履祥《诗选》 / 郁震宏 张天杰 345

后 记 354

I
▲
小说篇
▼

留香堂

◎ 但 及

——

钥匙在转动，锁孔里发出一连串的声音。

可君忍着，只当没听见。她想象着他低头冒汗的情形。他转了一圈，又转了一圈，始终不能把门打开。这是她想要的结果，也是他去那家店付出的代价。

几分钟后，转动声轻了，他好像在喘气，但依旧没有放弃，歇了歇，又忙开了，锁孔里的声音变得密集起来。再后来，是敲门声，先是轻的，然后加重，后来就越来越重了。沉闷的响声回荡在楼梯间。他肯定猜到了，她在里面。

她就躲在门后，等那敲门声变得很不耐烦时，才打开门，露出光荣那张通红通红的脸。

“你不要回来了，索性不要回家了。”可君怒气冲冲。

他没还嘴，低着头，不自然地进了门。她知道，现在他满腹心虚。她之所以要反锁，就是要告诫他：你太过分了，你踩红线了。刚才，在留香堂，他也看

到她了。她在店门口一探,他就看到了,一脸的惊愕。她什么话也没说,就走了。太可怕了,难以想象,她的男人,一个正经的人居然也会光顾镇上这个垃圾的奶吧。垃圾,这是她的定义,相信许多人也是这样定义的。当有人告诉她光荣出入奶吧时,她还不信,亲眼看到了,不信也不行了。

“就喝了一杯奶茶。”他依旧低着头。

“你喝啊,好好喝啊,坐在那里喝上个一天。”她口气里也带着火。

“喝杯奶茶又怎么啦?喝杯奶茶犯法吗?”他振振有词,然后闪进小房间。

“你心里有鬼。”

“你才有鬼。”

那家店取名留香堂,其实是个奶吧。只开了3个月,名气却响得烫人。坐镇的是一個外地女孩,黄发,白肤,小眼,高鼻,20多岁。她一来,就把小镇上的目光都收集了过来。衣着暴露,性感,那衣服简直就不是衣服了。更过分的是,据说,她胸前还挂着两个特制的奶袋,别人一挤,奶水就会从胸口流出来。这是传说,但传得越来越真,传得镇上骚动不安,家喻户晓。

她听到他喝水的声音。一个大茶缸,泡满红茶,他咕咕咕的吞水声传出来。然后是开电视机的声音,体育比赛,解说员兴奋的声音显得沙哑,转台,是掌声,有人在唱歌了,唱《梅花三弄》。

“以后不准去,不准,就是不准。”想到那两个传得沸沸扬扬的奶袋,她怎么也放不下心来,于是不得不扔下重话。

他没回应,坐下,遥控器转来又转去,像在拨弄一个玉米棒。电视节目又变成了小品,有个人在夸张地哭。他笑了出来,电视里的人却哭得很凶。

眼前这个男人与过去比有了很大的不同。那把吉他,搁在柜顶,上面积了一层薄薄的灰。那曾经是他的至爱,吉他表面油亮亮的,有些旧了,看到了它就会明白他在这上面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心血。以前,他会小心地取出,搁在肚皮边,坐在阳台上,遥望东方,深情地弹上一曲,再弹上另一曲。他说,这声音,只有少数人懂。可君当然是不懂的,以前,她认为好听,现在嫌烦了。好在他也没了热情,不弹了,束之高阁了。“这镇上的人,大部分是傻瓜。”他这

样说。这话，他是挂在嘴边的，许多人都听到过。他看不起别人。

她一度认为他是有才的，特别有才。婚前，她一直这样认为，婚后也延续了好长时间。这镇上的人都瞎了眼，不识货。现在，她不这样看了，他不过如此，跟镇上大多数人一样，甚至也庸俗。他经营一家小饲料公司，所谓公司也只有他一个人，租了个车库，这边进货，那边出货。因此，平时很空，许多时间都耗在了网上，在网上下棋、聊天、看片。有时候也看色情片，她看到过，发现时他像做贼一样迅速点小画面。

“我当然有梦想，我的梦想很另类。”他有时会对儿子这样说，摆出一副教导的架势。

去年，年景不好，公司亏了，亏了十几万元。但别人看不出他亏，他依然衣着光鲜，皮鞋发亮。每天，他的头发总是一尘不染，有时还用定型水镇一镇。常常，有人说他年轻，她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年轻，每天在一起已经没感觉了。头发倒是黑的，乌黑，还有光泽。还穿西服，系着鲜艳的领带，飘来飘去。

二

店不大，在十字路口。门口还有几个青瓷瓶，栽着鲜花。

里面有两台机器，在呜呜地转，黄色的液汁在机器里翻滚，上来，又下去。很远的地方，就看到她了，戴一顶黄尖帽，鼻尖上还冒几粒小汗。她会时不时擦一下，再擦一下。里面有男人坐着，喝着，还有人抽烟。

可君悄悄地走近。女孩以为有生意，抬头问要什么。她脸上有几个小雀斑。可君装作挑选的样子，实际是在观察。女孩弯腰了，一弯，半个乳就蹦出来了。那是真乳，但没看到传说中的奶袋。

不是好人，绝对不是好人。可君心里默想着。

这两天，又有人告诉她，光荣又去了。她觉得事情严重了，第一次发现，只是个面子问题，让她难受。现在不同了，好像性质也发生着变化。她感受到了这变化，一下子他变脏了，像沾了狗屎一样。

她想买上一杯奶茶,但终究没有这样做。她觉得开不了口,好像心里有阴影一样。徘徊一阵儿后,她还是悄悄走了。

回到家,光荣不在。直觉告诉她,要时刻警惕这个男人,他可能会有其他女人,是谁,她不清楚,但能感觉到。在内心里,她越来越看不起他,也越来越不在乎他,但她受不了这个气,任由被欺骗,任由被伤害。她必须有所行动,心底里泛起阵阵浊水,她要澄清,一点点澄清。这是当务之急。于是,裹挟着刚才奶吧里冲锋的余勇,她开始翻东西。

他有一个衣柜,以前她常帮他整理,把衣服叠放得像部队里战士的衣服一样整齐,规则有序,清爽舒服。现在好久没光顾了,拉开来,乱糟糟的,她甚至还看到一只蟑螂从柜壁上闪过,然后隐没在衣丛中。这把她吓了一跳。面对一堆杂乱的衣服,以及涌上来的樟脑丸味道,她连搜索的兴致也没了。

但她还得继续搜索。她来到小房间,那是他的天地。拉开抽屉,里面有香烟、扑克、六味地黄丸、夹子、钢笔、木梳和CD片。还有几个本子,牛皮纸封面,上面油渍斑斑。她有点好奇,打开,里面是账单,五年前的,买米的,买油的,还有别人欠的。上面的圆珠笔笔迹有些模糊了。她翻了翻,扔到了一边。后来,她翻到一个本子。本子是空的,只有头一页上有一行字:你是我的眼睛,永远闪耀着露水般的光芒。是他的笔迹。拿着本子,她的手在颤。这是给谁的?这不是证据是什么?她想象着字里面那个“你”的样子,但想了一会儿也想不出啥模样。现在,她有千万个理由,诋毁自己的男人,横看不顺,竖看也不顺,但真要挣脱他,她又冒出了恐惧。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中午,她回到她的小店。这个小服装店开了五年了,在镇中心,临河。

天闷热,店里没人。她胃口不好,饭煮成了粥,送到嘴里,又觉无味。粥含在嘴里,像搅拌机一样咽不下。她拿起电话,需要有所行动,不行动是不行了。电话那头是个男的,听声音还年轻。他说他是镇政府办公室的,问有什么事。于是,她用严厉并带着教训的口吻责问:“为什么不管?不管不行,不管这个镇就完了,就是那个奶吧,留香堂,你们要取缔这家店。”

“它违法了吗?”年轻人反问。

“肯定违法了，她挂个奶袋，让男人到她胸前去挤奶，她到处引诱男人。”

“我们去查过，没有，这些都是谣言。”

“肯定不是造谣，那女人就是那路货。”

“你看到过吗？你有证据吗？”

对方这么一问，她哑口了。那边的态度始终很好，彬彬有礼。

“你们必须管，必须再查，这个淫乱之地是不能容忍的，我现在代表人民举报。”她报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，然后重重地搁下了电话。

这以后，她就等待，等待从那边传来结果。几天过去了，一周过去了，半个月过去了。一切依旧，啥也没出现，啥也没改变，留香堂依然热闹，人流进进出出。晚上，躺在床上，她想，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呢？光荣只是去喝上几杯，这是问题吗？但这难道不是问题吗？

周末这一天，像条变色龙。早晨，阳光和煦地照在泛着薄雾的小河里，没过多久就变了，竟下起了雨。门前的小河上，柳枝在随风飘，雨斜斜地浇在河面上。

她在洗衣，听到门啪地响了一下。到阳台一看，看到光荣走了。楼下的他打着伞，黑衣服，走在瘦风里。他身影单薄，脚步一跳一跳，在避水洼。手里还拎着东西，她定睛一看，是笔记本电脑。过一会儿，他突然站住了，像在犹豫，片刻后就扭过头来。回头，他望了望自己的家，她看到了他茫然又多疑的目光。她迅速闪开，藏在帘子后。

不对，他的表情不对，她决定跟踪。快速擦干手，穿鞋，出门。她就走在后面，远远望去，能看到前方伞下的背影。路上汽车开过，溅起水花，也吹来闷热的凉风。他先是往农贸市场走，再过菜场、邮电局和包子店，仿佛在朝着自己公司方向走，后来又折到孔庙，最后弯到小学门口。小学操场的绿草皮披了一层水。

有一会儿，他停住了，站在校门口，朝操场眺望，像是在绿地上寻找什么。站了约几分钟，抽了根烟，他又走了。雨，好像停了，但他还撑着伞。最后，七拐八拐，当留香堂出现时，她的胸闷住了。她站在附近一家店门口，不吭

声,那气就堵在胸口,好像要撕裂她。他来到留香堂,女孩在朝他笑,两人还说了一会儿话。距离有些近。

她站在远处,好久,好久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,心里纠结死了。

三

秋风来了,呜地一阵儿,又呜地一阵儿。树叶落了一地,连屋顶上都覆盖着黄叶。

店门吱地响了一下,她以为是顾客,结果却是熟人小卉。小卉比她小许多,以前是邻居,现在搬到了新小区。小卉新烫了头发,穿了件旗袍,坐下来时,只用了小半个屁股。小卉来干吗呢?买衣服吗?好像又不像。

给小卉倒了杯水。小卉手里有个新的苹果手机,细长的手指抚动着屏幕,还不时翻动着。她的手指瘦长,很好看。

小卉没搬家前,经常来串门。她唱歌,光荣弹吉他。他们经常这样,一个唱,一个弹。有时就站在阳台上,眺望着运河,看着日落时的太阳,余晖照红他们的脸。那时,可君是有些吃醋的,好像他们走得太近了,太近了会不会出事呢?她纠结得要命,好几次想说出让他们分开的话来,但又好像说不出口。总之,她觉得小卉是个危害,是个炸弹,只是那个时候她不能说,没有证据怎么能乱说呢,但心里是不爽的。

有一回,他们唱的时候,一只小瓢虫爬上了小卉的肩头,光荣的目光逮到了,于是他把弹奏停了下来,把手轻放到她的肩头,捉走了那只小虫。那是可君目睹的一幕。她看到他们笑了,小卉的笑容轻盈得像棉花一样飘起来。

就这样,担心一直压着她,但担心的事终究没发生,小卉结婚了,再后来就搬走了。走的时候来告别,他们又是弹啊唱啊,她看不惯,故意把门碰得咣当响。他们唱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小卉走后,家里也没发生什么,但她总觉得小卉的阴影还在。不知为什么,有时她还能隐约听到他们合作演唱的声音。她知道是自己想出来的,是不真实的。好在,后来小卉一直没出现,她也渐渐

淡忘了。今天小卉突然出现,令她一下子想到了本子上的诗。这个意念是蹦跳出来的,是直觉在叮嘱她。

小卉刚做了头发,香喷喷的,她就在谈自己的头发。可君听着,也支支吾吾地搭着腔。她想,小卉来会不会与光荣有关呢?

的确和光荣有关。小卉带来了光荣的消息。说着,她把手机放进包里,整整旗袍。小卉说:“有些话我不知该讲还是不该讲?”话有些别扭,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,可君分明感到了一种没头没脑的压迫。

心,扑腾扑腾地,像要跳出来,脸也红了。她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角色,是朋友?还是情敌?……她无从判断,只觉得有事情,事情不对了,要发生点什么了。

“可君姐,可能你已经听说了,也可能没有听说,但我觉得还是来说说比较好,这事我想了好几天。”小卉一字一句地说。这些话有些紧,像是排练过的,可君想,是有预谋的,可能是来摊牌的。

现在可君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想,不会是小卉提出离婚,要跟光荣结婚,来跟她谈条件吧?

小卉说:“可君姐,你要注意光荣,他最近不正常,和别的女人黏得紧。”小卉这么说,她还是吓着了。不是被小卉,而是被别的女人。她觉得自己的直觉是对的。是有一个女的。是有的。

她好像要裂开来了。尽管有准备,但真的来到,还是受不了。于是,就僵在那里,什么话也不说。

“可能是我多嘴了,本来不想说的,但想想是为你好,还是告诉你。”小卉又补充了一句。

她的唇一直在哆嗦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光荣在QQ上告诉我,这是一个赏识他的女孩子,一个真正懂他的人,他说会为她不顾一切,他说他们可能会……”小卉说到这里停了。把话卡了。

“会什么?”可君急了。

“出——走。”小卉把这个词拖得很长,唯恐她听不见。